

春柳喜欢晒朋友圈，上哪里玩了，吃什么了，干什么开心了，但凡有点什么动静，她都要拍图晒一晒。最近又在晒一些佩戴名牌首饰的时尚照，还得意地配上文字：

香奈儿包包，果然是大牌，姐妹们最喜欢的爆款！

宝格丽项链，果真是极品，戴在脖子上，感觉就是不一样！……

一些群友翻看春柳那一张张洋溢着富贵气的照片，猜定春柳大概很赚了不少票子，消费才这么任性。

独有亲叔老松，从本家堂侄手机中看到侄女晒图，异常恼火：欠了亲叔多年的钱不还，不得已打官司，法院判决书都下来了，还说她没有偿还能力，高消费哪来的钱？分明就是想赖账！

老松竭力平复满腹怨气，让堂侄一一将晒图截下来，他拿着这些截图去法院找执行法官，申请对春柳强制执行，悉数偿还借款。

春柳被拘传到法院，接受讯问。法官年过半百，不怒自威，义正词严地告诉春柳：“有钱高消费却拒绝履行法院判决，要受司法拘留的处罚。这

点你应该晓得吧？”

春柳躲开法官那令人生寒的冷峻目光，嗫嚅：“我是真的没有钱。”

“没有钱，还能高消费？”老法官眉头紧皱。一旁的法警严肃地查看春柳携带的财物：香奈儿提包，意大利品牌 Gucci 钱包，内装现金 3200 元和八张银行信用卡或借记卡。她的手机微信钱包有 4510 元。

春柳苦着脸，说自己现在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饰实体店，兼做淘宝销售。为了提升店铺人气，显示自己的时尚品位，想做点广告宣传，自拍穿戴名牌服饰的照片，在朋友圈中发一发。

“那些名牌服饰是要费很多钱的，你是宁可高消费，也不肯还你亲叔叔的钱？”老法官目光犀利。

“不是不是。不瞒您说，那些名牌服饰，其实根本不是我自己的，照片都是在大商场试用、试戴时请好友帮着拍的。”

“哦？那你随身带的包和首饰，总都是名牌吧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这些也都是高仿品，网上淘的。网上都能查到。”春柳满脸酡红，窘迫不已，“我的那些银行卡里也都没有多少钱。”怕法官不信，她忙不

窗还不见亮，春芬醒了，只觉得腰酸头痛。

昨天她请了个小工，是带娣娘，年龄比她还大六岁，八十一岁了，瘦得皮包骨，但她手脚麻利，摘茶不逊春芬，春芬胖，要弯腰的地方只好跪着。

茶叶地在北山，她们怀里系个围裙，前襟系在裙带上，两端敞开，两只手在茶树棵上此起彼伏，摸满了，顺便揣进围裙，围裙满了，解开前襟倒进菜箩。去年秋天，春芬再也没有力气给茶树棵挖草除杂埋青了，今年的茅草就长得和茶树一样高，有时得翻开茅草摘嫩叶子，茅草割手，她的双手结了茧不怕割。日头升高了，一时春芬在前，一时带娣在前，二人的影子拉远了，前一个就直腰等，大声拉呱趣事。带娣说，1960 年代，孩子的大伯没吃的，黑地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偷了一个北瓜，恰是他姐的，第二天，他姐指天骂地，言语尖酸，大伯无脸见人，吃“六六粉”死了。春芬说，偷个北瓜，也不是么丑事，主要是日子太难，活着无味。

阳光有些烈，春芬的热褂湿透了，她走到树荫下，取下草帽扇风，说，带娣娘，家去休息，挨黑再来搞一伙。

第二天，天大亮了，春芬不想起床，但又不得不起，摊在稻床上的茶草要收起来，要托人带到茶场揉青。她拽着老式

架子床的柱子坐起来，揉了揉腿，又按了按脚踝，脚踝留下了清晰的指印。要歇活了，不能蛮干，儿子常常这样劝导她。今天是四月十三号，儿子要是回来就好了，儿子在邻县当科长，想起儿子，她心里美美的。

她接壶水放插座上，赶紧出了房门，找个有内胆的蛇皮袋子，将茶草铲进袋里，找一截旧布条扎好袋口，称了称，四十斤茶草晾一夜，散去了十斤水汽。她端个小马凳坐在门前，两只母鸡也钻出窝，在她面前“咯咯咯”叫不停，春芬舀一瓢稻谷撒出去，巴望有个熟人从门前经过，把她的茶草带去揉青。谁会经过这里呢？村里二十户只有三个男人在家，一个郑大泉和她一般大，腿脚不灵，只能在院里瞎转悠；一个韩金德六十五岁，在镇里陪孙子读书，不知学校放假回了没有；还有一个是家门口的水电工老贺，他有个装工具的三轮车，也经常给她带些小物件，可眼下诊病去了杭州。把村里的男人筛过一遍后，春芬有些发愁了！

厨房里叫唤起来，水开了，她喜欢用这个会叫唤的水壶，虽然它叫不出人话，至少有个响。老头死去五年了，仨儿都在外头，家里太静。女婿给买了个电视机，把戏剧台固定好让她听黄梅戏，可剧目太多，她想听戏的时候，偏偏又不是黄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豫静斋

春柳

送地出示她的几张手机银行卡和支付宝的余额，基本上也都是几千两，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一万元。

老法官摇摇花白头，叹叹气，说你这是何必呢？没钱非得装有钱！打肿脸充胖也不是这么个充法！听你叔陈诉，当年你刚出学堂门做生意缺钱，你叔也是好心好意地借你 5 万，你主动说算你老叔投资，提出给一分五的月息作为红利，还正儿八经地写了借条，约定两年后偿还，可到期后，你又跟你叔说做生意亏本没钱还！你叔也是念着你是亲侄女，接连几年都没跟你提还钱的事，直到他儿子买婚房缺钱，他才跟你开口提还钱，结果你也只还了 5 千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还过一分钱！他的微信你屏蔽拉黑，打电话你有意不接，上门找你，你死活躲着不见！我活了这一把年纪，还真没见过谁像你这样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何况还是你自己的亲叔叔！你说你可有一点人情味？

春柳的头快垂到胸脯，一声不敢吭。

“也就是 4 万 5 千块，前前后后，你竟然拖了 20 年，你以为你亲叔的钱拖拖，就能给拖

掉不还？你看看你拖吧拖，你占便宜了？原本也就 4.5 万本金，你拖到现在，本和利加在一起，要还 20.7 万！你叔说他原本并不想要你给的什么红利，提早将本金还了他也算了，可你太不懂事理，你叔气得不行，才提起诉讼。说白了，就是要给你一个教训。连本带红利，一分都不能少！你得想办法筹钱还给你叔！”

春柳急得直掉泪。

“你也快奔四了吧？以后的人生路还很长。你要谨记：做人一定要讲信用！对待你亲叔这样的至亲，你也得有点孝顺心才好，你亲叔跟你父亲是同胞兄弟，你应该像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待他！”看着满脸愧疚的春柳，老法官说得语重心长：“人心换人心。你待他好，他才会待你好。”

春柳拭泪，当着老法官的面，打电话找到两位闺蜜帮忙，一次性转账 4.5 万，先偿还老叔本金，余下的欠款尽快想办法偿还。老法官让春柳跟老松电话沟通，老松也满口应允，同意跟侄女达成和解，不忘教训侄女一句：你要早知事理，也犯不着老叔弄这一套！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董本良

摘

茶

梅戏。她也养过一只猫，把猫当做小孙儿喂养，和它说话，叫它吃就吃，叫它喝就喝，真听话呢。

她抓紧时间刷牙洗脸，用梳子沾水梳头，她的头发稀疏，只有沾水才能熨帖在头皮上，梳洗完事坐门口等着，果然出来一辆车，司机把她和茶草一起带到了五里外的茶场。

场院里坐着个八十多岁的老爹，春芬问，老板呢？老爹说，问我儿子啊，打工去了。她说，谁揉茶啊！老头瞥了一眼她的茶草袋，起身说，倒那个小斗子吧。春芬依言把茶草倒进斗子，她不会开斗子，有点慌，说，我不会呢！老头说，你不会碍么事，我会呀。老头手脚灵活得很，一顿饭功夫，三十斤蓬松的茶草就做成了火柴棍样的圆条。

春芬付了加工费，坐在路边树桩上靠着杨树等便车，肚子叽里咕噜叫唤开了，一阵头晕，她眯上眼。儿子真的回来了，怨怪她不接电话。春芬说，我不在家怎么接，揉茶呢！儿子没见茶草袋子，知道在后面的作坊里，跑过去背了过来。坐进儿子的车里，她的嘴都合不拢了，一会说青茶摘了几多，卖了几多钱，一会又怪今年乱发疫情，行情不好。儿子问，都快五一了，还摘茶，谁要啊！她说，青茶过了就摘

红茶呀。儿子说，今年有贩子来收吗，多少钱一斤啊？——她正要回答，公路上的喇叭吵醒了，真是怪事啊，人老了，闭上眼就能做梦。

她背起茶袋子往回走，太阳把她的影子扯得有点长，虽然步伐蹒跚，她总觉得家那头有根绳在拉着她，她在鸡笼山六十岁了，这根绳也就牵扯她六十年。想着儿子梦里的问话，她对自己说，是呀，三十斤茶胚晒六斤干茶，往年七十块钱一斤，能换四百多块呢。

前面远远有辆车来了，看着和儿子的车子很像，是他回来发现娘不在，又来找她了吗？可不能和他算这个摘茶账，会挨骂的，要是问起来也躲不掉，怎么说？对了，我虽累了一天，却也乐活了一天呐！

春芬不顾肚子叫唤，心里高兴起来。

